

一人千面

于和伟

有种演员，就是能一人千面，面面惊鸿，譬如于和伟。从前，于和伟演过刘备，也演过曹操，正当人们期待他“一统三国”之际，他却开始在抖音里魔性“蹦迪”，成了网红。今年，于和伟又一身正气地走来，在《巡回检察组》里主持正义，在《觉醒年代》中宣扬理想，不久又要在《悬崖之上》继续革命……昨天，于和伟回到母校上海戏剧学院，看到年轻的学弟学妹对他的《觉醒年代》赞不绝口，他有点激动，毕竟他等了好久。



给导演张永新，“你看，《觉醒年代》真的让我女儿这样的年轻人也‘觉醒’了。”

一路不变心

回到母校，于和伟很放松，拿出当年的学生证晒给师弟师妹们看，“你们看我当年是这副模样，就该知道我一定凭着出色的演技才考进来的。”

1990年，于和伟高中毕业后去了抚顺话剧团工作，晚上打架子鼓挣点外快，攒了点钱，两年后，他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演戏梦。其实于和伟最初是想考中戏，为了艺考，他住的是10块钱一晚的大通铺，吃的是菜市场里两块钱管饱的油条豆腐脑，路上搭过运泥沙的马车当顺风车，他总是给家里报喜不报忧。最终，他考上了中戏，但因为是个大专班，他想再来上戏试试。北京一个月下来，于和伟带着一脸络腮胡子来到上海，老师慧眼识珠，让他如愿以偿。

毕业后，于和伟也曾经没有过戏的日子，他就买张公园的门票，一坐就是一天，“老师教我们，要观察生活，我就看各种各样的人。”于和伟已经演过70多个角色，《谁可相依》里的钱书明、《历史的天空》里的万古碑等让人恨得牙痒痒；《真情年代》里的李和平让人心生敬意……去年，抖音上有人把他几个角色的台词剪到一起，结果变成了火爆全网的“于和伟蹦迪”。朋友发给他看，他后知后觉，“他们说我这辈子一点没关系，人为什么不憨一点呢，多好玩。”

曾经有一个阶段，于和伟也迷茫，因为大家都喜欢帅哥，喜欢颜值高的，只要够酷够帅就可以了。“迷茫的时候，我也曾在一些玄幻剧中飞来飞去，差点就变了心。”于和伟说，“后来我觉得我飞不了。这些年大家都在回归初心，更看重的仍然是演员的塑造能力。”

本报记者 吴翔



女儿的觉醒

回到母校，于和伟是为了参加“让红色精神浸润新时代青年的心灵”主题对话。

“新”，是于和伟在《觉醒年代》中扮演陈独秀后，观众留下的最深印象。于和伟也形容这次的表演就像“与老朋友重新认识”。在看了大量的文献之后，于和伟通过设计人物丰富的生活细节，将高远、激昂的革命者形象和生动、朴实的普通人形象完美地结合在荧屏中的陈独秀身上。

有一场戏，工人葛树贵去陈独秀家里，看到陈独秀在包饺子说“您这么大的人物还亲自包饺子啊！”陈独秀说，“我还亲自上厕所。”这句台词就是于和伟自己加的，“我通过分析觉得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应该把生活的台词加进去。”此外，还有出场吃日式料理、到朋友家吃饭、在自家喝酒、与工友一起吃火锅，和蔡元培一起边吃花生边阐述他的革命理论……这些和吃饭相关的戏颇为有趣。爱吃的人最能体会饥饿的滋味，所以当陈独秀看到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的茫茫逃荒民众时，他嚎啕大哭：“我们得建党……一个可以将中国引向光明、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的人，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，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、人的快乐、人的尊严。”

这样贴近人心的表达，赢得了年轻观众的心，也包括于和伟17岁的女儿。“以前，女儿从来不和我说我演的戏，每次我给女儿发微信，等她回复像等圣旨一样，半天才一句。”于和伟说，“这次《觉醒年代》，她主动发消息给我，满屏都是在跟我分享她的感受。”于和伟立即截屏，转



记者手记

天性和梦想

50岁的余飞已经在编剧这条路上走了25年了，从《重案六组》开始，到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剃刀边缘》……余飞写的题材大都是刑侦和谍战，“这可能和男人的天性和梦想有关。”余飞说。

余飞生长在湖北农村，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爸爸是基层干部，整天在村里处理各种琐碎的事务。“妈妈她经常一个人去处理家里好几亩地，回来给我们兄弟俩烧饭，她还是村里的民办教师，教语文、教音乐，现在看看她的音乐水平也和广场舞大妈差不多，但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她就是个超人。”不过，余飞笑着说自己的文学天赋是与生俱来的，“我二年级的时候，老师要我们用‘帮助’造句，我写了整整一页纸，老师专门来我家夸我，说我写得有头有尾。”

尽管有天赋，可父母还是没有想过余飞会离开小村庄。有一次，余飞摔断了腿进了医院，爸爸一边抚摸他的伤处，一边想着“以后可不要影响挑粪种地啊”，而余飞想着的是我一定要走出去。为了考大学，他中学练过体育，断过腿也跑出百米11秒9的成绩；他也写作，自创的武侠小说在同学间传阅翻烂；他还办过学生报，“隔壁班的女生还会呼喊我的名字，那感觉就和现在走在路上被人认出我是《巡回检察组》编剧一样。”

吴翔

《跨过鸭绿江》《巡回检察组》编剧余飞专访

文体人物



戏里戏外

写尽人间正道 勇于匡扶正义



扫码看余飞聊编剧心得

“我写《巡回检察组》时，喜欢一个人带着录音笔，在小区里边散步边口述创作，回家再转成文字。不过，大晚上的看到一个人在那自言自语，确实也挺吓人的，小区里好多遛狗的看到都绕着我走，哈哈！”日前，热播剧《跨过鸭绿江》《巡回检察组》的编剧余飞（见右图）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说。虽然他说自己胆子也不大，但还是挺身而出，公开抵制郭敬明、于正等抄袭者。戏里，他写着人间正道，戏外，他匡扶正义。

创作 孤单的夜路

今年，一部《巡回检察组》让观众津津乐道。余飞说一开始写得很顺，前37集几乎是一口气写完的，不过最后10集却“难产”，“涉及案件那么多，要给每个人物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，太难了！”

余飞说，“我记得写有一场戏的时候，我走到了一块墓地旁，门口几乎没有什么人，我就一个人在那边拿着录音笔创作，动情的时候大喊大叫，也会嚎啕大哭……”结果，这场戏后来交上去，还是给“枪毙”了。就这样，写了改，改了写，最后10集，他写过6次，推翻了6次，“每一次都是写完至少5集之后再推翻。”

而在写《跨过鸭绿江》时，余飞的压力更大，留给他创作的时间只有三个月，“后来疫情让工作暂停，才给了我们一定的缓冲修改的空间。”尽管这样，难度依然可想而知。“一个编剧总是从无到有，从一张白纸开始，给观众描绘一个世界，营造一个故事，背后要付出的努力，旁人很难想象。”余飞承认，自己艰难的时候，“也想批准自己烂一次尾”。当然，他没有。

正义 为同行维权

身在一线创作，余飞懂得编剧的难，面对抄袭，他自然嫉恶如仇。去年底，就在他把小说《人民的正义》改编成《巡回检察组》之际，他还干了件轰轰烈烈的事，他发了条长微博，主要内容就是111位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、作家联合签名，呼吁抄袭剽窃者不应称为榜样。甚至他公开点出两个抄袭剽窃者的名字，一个是于正，另一个是郭敬明。

“这些年我一直在替同行们做维权的事，因为我还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创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。”余飞说，“我经常陪着同行上法庭，也知道维权很难。维权要通过法律，走法院，非常耗时间和精力成本。”

余飞就维权向有关部门写过建议信，“后来也被采纳了，相关的法律条款也做了调整，事在人为。”余飞说，“为正义说话是管用的，毕竟大部分的人是讲道理的。”

本报记者 吴翔



巡回检察组